



名家文丛
粤源评论丛书

刘
斯
奋
集

刘斯奋 著



SPM

南方
广东人



名家文丛
粤派评论丛书

刘 斯 奋 集

刘斯奋 著

SPM

· 广州 ·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本项目受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斯奋集 / 刘斯奋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1

(粤派评论丛书)

ISBN 978-7-218-12209-0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文艺评论—中国—当代—文集
IV. ①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67434号

LIU SIFEN JI

刘斯奋集

刘斯奋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古海阳

装帧设计: 张绮华

排 版: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技编: 周 杰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21.5 字 数: 330千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8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“粤派评论丛书”编辑委员会

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学术顾问：陈思和 温儒敏

总 主 编：蒋述卓

执行主编：陈剑晖 郭小东 贺仲明 林 岗 宋剑华

编 委：陈剑晖 陈平原 陈桥生 陈小奇 古远清

郭小东 贺仲明 洪子诚 黄树森 黄天骥

黄伟宗 黄修己 黄子平 蒋述卓 林 岗

刘斯奋 饶芑子 宋剑华 谢有顺 徐南铁

许钦松 杨 义 张 柠

总 序

近百年来中国文坛，“京派批评”“海派批评”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“闽派批评”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，但“粤派评论”却极少被人提起。事实上，不论从地域精神、文化气质，还是文脉的历史传承，抑或批评的影响力来看，“粤派评论”都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，有它的优势和辉煌。只不过，由于历史、现实、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，“粤派评论”一直被低估、忽视乃至遮蔽。有鉴于此，我们认为，以百年粤派文学以及美术、音乐、戏剧、影视等评论为切入点，出版一套“粤派评论丛书”，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“粤派评论”的价值，彰显粤派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，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艺评论的力量，让“粤派评论”发出更响亮的声音，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，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，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。

出版这套丛书，有厚实、充分的历史、现实、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。

第一，传统文化的影响。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。如汉代以降以陈钦、陈元为代表的“经学”注释，便明显不同于北方“经学”的严密深邃与繁复，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，并因此被称为“简易之学”。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、世俗化的内涵。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“学贵知疑”，强调独立思考，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，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。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，势必对“粤派评论”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第二，文论传统的依据。“粤派评论”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，黄遵宪的“诗界革命”，梁启超的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倡导，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，在

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黄药眠在《创造周报》发表大量文艺大众化、诗歌民族化的文章，风行一时。钟敬文措意于民间文学，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。新中国建立后的“十七年”，“粤派评论”的代表人物有黄秋耘、萧殷、梁宗岱等人。新时期以来，“粤派评论”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评论家。如饶芃子、黄树森、黄修己、黄伟宗、洪子诚、刘斯奋、杨义、温儒敏、谢望新、李钟声、古远清、蒋述卓、陈平原、程文超、林岗、陈剑晖、郭小东、宋剑华、陈志红等，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“京派批评”和“海派批评”，但其深厚力量堪比“闽派批评”，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艺评论阵营。如果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，加上饶宗颐、王起、黄天骢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，则“粤派评论”更是蔚为壮观。

第三，地理环境的优势。从地理上看，广东占有沿海之利，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；同时，广东处于边缘，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。近现代以来，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，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。他们视野开阔，思维活跃，不安现状，积极进取，敢为人先，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。黄遵宪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，又开创了“粤派评论”的先河。这种地缘、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，在“粤派评论”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“粤派评论”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。

第一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，是“粤派评论”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。在这方面，“粤派评论”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，而且处于前沿位置，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。比如20世纪80年代，钱理群、陈平原、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，其中陈平原、黄子平均为粤人。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以方法先进、富于问题意识、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，它与陈思和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“南北双璧”。杨义的三卷本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是比较方法运用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，该著材料扎实，眼光独到，分析文本有血有肉，堪与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比肩。此外，温儒敏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》、黄修己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》、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，也都各具特色，体现出自己的史观、史识

和史德。

第二，“粤派评论”注重文艺、文化评论的日常化、本土经验和实践性。粤派评论家追求发现创新，但不拒绝深刻宽厚；追求实证内敛，而不喜凌空高蹈；追求灵动圆融，而厌恶哗众取宠。这就体现了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的结合，经济文化与文艺批评的合流，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的齐头并进，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的相得益彰，多元开放与独立文化人格的互为表里。粤派评论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、批评观念，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。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，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，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产；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、学理性和体系建构，又强调批评的实践性，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。

我们认为，建构“粤派评论”，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，它不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立场、一致追求趋向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。它只是一个松散的、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。因此，没有必要纠结“粤派评论”究竟是一个学派，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“粤派评论”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，即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，却不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、批评家群体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，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立足当代中国现实，结合当今时代条件，发展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。广东省委宣传部策划、组织、指导编纂出版“粤派评论丛书”，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是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中国声音、阐发中国精神、展现中国风貌的一次文化实践。我们坚信，扎根广东、辐射全国的“粤派评论”必将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其中一块最稳固的基石。

“粤派评论丛书”编辑委员会



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：

刘斯奋，1944年1月生，祖籍广东省中山市，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，一级作家，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第四、五、六届广东省文联主席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长期从事小说创作、学术研究以及绘画、书法创作。长篇历史小说《白门柳》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入编中国出版集团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库”和“中国新文学大系”。文化论文《朝阳文化、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》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。美术作品《都市窗口》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，山水画作品《万岳朝宗》《藏春坞》被人民大会堂收藏。201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贯通融会——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”。另出版《黄节诗选》《苏曼殊诗笺注》《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》《快活的蝙蝠》《刘斯奋诗译宋四家词选》《蝠堂集林》等著作十余种。2015年获广东省第二届文艺终身成就奖。

序

——兼论应当提倡注重作品个性的文艺批评

承“粤派评论丛书”编委会盛情，将我纳作组稿的对象。但感谢之余，我却颇为踌躇。因为我与广东的文艺批评界虽然不能说全无关系，譬如在上世纪90年代，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我也曾就广东的文艺状况比较集中地发表过一些看法，甚至牵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“文艺批评家协会”。不过也就仅此而已，因为当时我全力以赴的事情是把《白门柳》写完。后来小说完成，兴趣又转移到绘画方面，确实没有在文艺批评方面投入太多精力，就更谈不上有多么丰硕的成果了。现在忽然让我动手编这样一部“文集”，并且准备放在“名家文丛”之内，姑勿论旁人会怎样想，我已经先自心中打起鼓来。不过再仔细一想，如果不以专门家自命，只是借此机会把过去多年来积累下的、除文艺创作之外的各种论说、体会、品评、随感甚至访谈等文字，分门别类整理出来，结为一集，于己，固然可以为回顾这一部分的文字生涯提供方便；于关心我的读者朋友，也未必全无消遣的价值。于是便答应了下来。

的确，在过去的大半辈子当中，我虽然一直在文化圈中打滚，但始终没能像大多数同行那样，在某个专业领域中沉潜下来，锲而不舍，追求到底。这固然与命运不给我如此安排有关；但我自己兴趣太杂，定力不足，旁骛甚多，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。结果就成了一只“似鸟非鸟，似兽非兽”的“蝙蝠”，在举凡感兴趣的领域，像古典诗词、小说创作、学术研究、绘画、书法等等，都插上一脚，而且在一段时间内，也确实劲头十足，全力以赴。但一旦完成了一件事，或者感到激情消退，才情耗尽，就掉首而去，投向另一个目标。也许，这是非职业化生存状态所养成的一种文化心理——摆脱了圈子内游戏规则束缚，就只管随心所欲，率性而为。至于当与不当，幸与不幸，恐怕就只有

留待日后去验证了。

不过，说到目前我自己的感受，则起码有一种收益，就是涉足的领域多了，使我对不同行当的表达方式和终极追求，有了更真切的认知。加上多年形成的习惯，在参与实践的同时，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业理的层面进行思考。无疑，这些思考往往是浅表的、零碎的、片断的，甚至是不严谨的。但由于我不只是作为一个评论者，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在思考；而且还不仅是作为单一门类的作者，而是作为多个门类的作者进行融会贯通式的思考，因此与站在纯粹的专业评论立场的人相比，也许无形中会有更多的切入角度和视点，能提供一些“非标准化”的想法。

其实从目录中就可以发现：收入本书的文章分为“文语”“画语”和“访谈”三大类。首先“文语”类的内容就颇为庞杂，谈文艺思想的，谈岭南文化的，谈小说创作的，谈古典诗词的，谈道德伦理的都有；另外还有学术论争和史实考证的文章。而收入“画语”类的内容也并不单一，既有对美术创作的历史和现状的宏观思考，也有自身美术创作的经验总结，而更多的是就单个画家创作的点评。至于“访谈”类就更加宽泛了，从生平经历、理想追求、人生感悟，到各种有关文化和艺术的热点话题，都被究问到了，其中有些还不止一次。应该说，这确实不是一部学有专攻、自成体系的著述，但也许会是一批能帮助读者开阔思路和眼界的文章。至于具体的见解，都包含在各篇长短文章里了，因此也无须再来啰唆。现在我倒打算借余下的篇幅，谈谈当前文艺评论界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。这就是——

应当提倡注重作品个性的文艺批评。

之所以这样提出，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，因为文艺作品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，其社会价值与物质生产有本质的不同。物质生产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与繁殖这一基本的、终极的需求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必须不断地、最大限度地提高物质生产的数量与质量。而要提高生产效率，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找出各种物质的构成规律，从中归纳设计出一整套的共性指标和程序，然后按照这些指标和程序从事生产。在农业文明时代，由于社会组织的散漫和生产的个体化，物质世界规律的发现和标准化的推行面临种种阻力。生产效率的提高一直十分缓慢。直到进入工业文明时代，情形才有了质的

改变。随着科学的划时代发现和技术不断进步，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被纳入了以生产线为核心的改造和重组，生产效率才出现爆炸式的增长。就满足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而言，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飞跃，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会过分。但是正如一切社会的巨大变动，都难免会有照顾不周以及失之偏颇之处，事实上，随着工业文明的全面推进，对于寻求共性的崇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其结果，导致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本质区别，并将前者对共性的追求移加于后者。于是，活生生的精神创造，被“物”化为一具具供解剖用的“尸体”，使对文艺作品这种属于精神创造的研究，总体转向为寻找所谓“共同规律”；误以为文艺家也如同物质生产者一样，只要对这些“规律”加以掌握，就能像标准化的物质生产一样，成批地推出合格亮丽的作品。

结果，在这样一种思想主导下，文化传统中的文、史、哲、诗、书、画不分家的生存状态，便如同生产线分工一样，被人为地划分出严格的门类界限，甚至每一门类中还有更琐细的各种“专业”划分。而作为有机整体的文艺作品，则被分割成一个又一个无机的“部件”，如主题、情节、结构、人物、语言等等，确实都很细，也很全面，但唯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使作品的活起来的“灵魂”，以及使每个“灵魂”都绝不相同的作品的“个性”。

应当强调指出，人作为“万物之灵”，既是“物”，但又绝不仅仅是“物”。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，就在于人能从事精神的创造。而这种精神创造的潜在能力是多方面乃至无限的。过细地、严格地分工的结果，势必严重压抑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。同时，一部人类文化史早已证明：作为精神创造的文艺作品，其不朽价值之所以最终被认定，绝不在于它与其他作品有什么共同之处，而恰恰在于它的独创性，在于那种不可复制的品质。如果说，当今社会强调专业界限的区分和严守，已经导致文艺家立足的文化基础日形浅狭的话，那么文艺批评对作品个性研究的自觉的缺失，则导致文艺批评与创作实践严重脱节。一方面，这使文艺批评日益成为圈子中的自娱自乐；另一方面，也消解或干扰了作家对个性的追求和发挥。而文艺创作之所以普遍出现跟风化和平庸化，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。

鉴乎此，我认为应当大力提倡注重作家和作品的“个性”的文艺批评。

把重心转移到探讨——

1. 作品在多大程度和哪些方面属于与众不同、不可复制的独一个？

2. 这种整体或局部的独一无二，在文学（艺术）创作和文学（艺术）史的坐标上居于何种位置？有何意义和价值？

3. 作品这种与众不同的“个性”，其产生是基于怎样的主、客观原因？

4. 通过对一系列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研究，启示作家：只有自觉地、坚定不移地凭借自身独有的先天禀赋，扬长避短地调动生活和文化的积累，最大限度发挥原创能力，才有可能创作出独一无二的、真正有价值的作品。

当然，这样说，并不是要排斥共性的研究。事实上，共性与个性作为一种辩证的存在，从来都是文艺研究要同时面对的。只是共性的研究主要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。作为研究者，自然离不开文艺理论宏观指导，但是文艺批评的对象却是微观的、具体的。因此不管以什么文艺理论做指导，一旦面对具体的作家作品，都必须把揭示其个性特征置于研究的首位，否则便混淆了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的不同功能，文艺批评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这恐怕也是没有疑问的。

刘斯奋

2017年5月于羊城蝠堂



目 录

序

——兼论应当提倡注重作品个性的文艺批评 / 1

文 语

朝阳文化、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

——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/ 2

批评标准与广东文学

——在1994年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 / 16

《广东电视剧珍品集成》总序 / 24

东方就是东方 / 26

《今文选》总序 / 31

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？ / 36

在2014年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的发言 / 40

中庸的审美理想是人类艺术的高端追求 / 44

《白门柳》的追述与其他 / 47

《白门柳》跋 / 58

“特殊政策”与《白门柳》 / 63

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 / 65

岭南文化纵横谈 / 98

《广东百年图录》序 / 110

近代广东何以能“异军突起”

——从广东精神谈起 / 113

《旧报新闻——清末民初画报中的广东》序 / 118

《没有围墙的博物馆》序 / 121

《岭南长歌》序 / 124

广东音乐与岭南文化 / 126

广州赋 / 137

道家伦理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构 / 139

“新二十四孝”的理论思考 / 148

“墓门深更阻侯门”析证 / 152

妙曼的周邦彦 / 157

“情僧”苏曼殊和他的诗 / 168

《快活的蝙蝠》序 / 181

《无不忘斋稿余》序 / 183

《风之首》序 / 185

画 语

中国画如何面对世界 / 188

且说文人画 / 195

谈谈“画二代” / 197

“破门而出”展览前言 / 199

“线与面的张力”展览前言 / 201

《画堂灯影》序 / 203

《不凋》创作感言 / 205

国画研究会回顾展前言 / 207

《独向白云归——黄君璧传》序 / 209

优雅与精致的现代范例

——《钟耕略画集》序 / 211

《李国华先生画集》序 / 214

《杨永权画集》序 / 216

王楚材的艺术与人品 / 218

《陈映欣画集》序 / 221

《乐叔与虾仔》序 / 223

厚积薄发 渐入佳境

——《何俊华画集》序 / 225

从回归中实现突破

——读方瑞人物画作品 / 227

《许裕长画集》序 / 230

革新的蚂蚁

——我观墨牛 / 233

花鸟画的新突破

——周正良《正果》序 / 236

《梁欣基画集》序 / 238

节奏对形体的可喜超越

——读黎伟明的油画近作 / 239

《谢铿水彩画集》序 / 241

《广东省中青年美术家中国画丛书》总序 / 243

精神的超越与升华

——《朱颂民画集》序 / 246

生活 传统 现代意识

——《刘诗东画集》序 / 248

《舒勇图集》序 / 250

天真质朴 书印相生

——读贾博鸿的写意花鸟画 / 252

孙戈印象 / 254

心灵的歌舞

——《胡培烈花卉摄影集》序 / 255

《徐卿雄自书对联集》序 / 257

坚实 精致 秀逸

——读羊草的画 / 258

访 谈

去留无碍 挥霍余生

——答《羊城晚报》记者问 / 260

“蝙蝠侠”刘斯奋

——答《日本留学生》记者问 / 269

厚积薄发 鱼跃鸢飞

——答《南方企业家》记者问 / 280

中国文化要有大自信

——答《中国文化报》记者问 / 288

“秦淮八艳”应该更疯狂 / 292

刘斯奋谈《白门柳》、余英时、文人画 / 294

我不当“靶子”谁当“靶子”

——答《新快报》记者问 / 299

本土化创作也要有不守一隅的文化视野

——答《羊城晚报》记者问 / 317

互联网时代做与众不同的“独一个”

——答《羊城晚报》记者问 / 321